

高名凯译文集

16

幽谷百合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UAN WENYI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16

幽谷百合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献 给

王家医学研究评议员拿克加尔先生

亲爱的大夫，文学的大厦是迟缓而费力建筑起来的，这是这文学大厦的第二阶层之中的一块细加磨琢的小石；我在这里刻上您的名字，一方面要感谢曾经救过我的生命的医学家，一方面则要庆贺我的日夕相聚的朋友。

得·巴尔扎克

目 录

给孟乃维尔·拿达里伯爵夫人	1
第一章 两个童年	3
第二章 初恋	78
第三章 两妇人	189
第四章 故事的结局	281



给孟乃维尔·拿达里伯爵夫人

我在你的欲望之前放手了。我们爱她更甚于她爱我们，这种女人是有特权的，她可以使我们忘记一切良善的规律。是的，为着避免在您的额头上有皱纹，为着消散您那因为小小的拒绝而愁苦的嘴唇上所有的赌气的表情，我们是不可思议的走遍了天边海角，我们是献出了我们的热血，我们是牺牲了我们的将来。现在，你要知道我的过去，这就是我的过去。不过你要知道，拿达里，为着服从你，我要把一切不可侵犯的逆意踏成粉碎。然而，为什么要怀疑有时候曾满充着幸福的抓住我的那些顿时和长久的梦境呢？为什么因为一个沉寂，你这被热爱的女人就发出你的嗔怒呢？你难道不能够和我那些相反的性格相处而不必问其原因吗？在你的心坎之中，你难道没有一些秘密，为着求得赦免，而需要我心中的秘密吗？好吧，你已经猜着了，拿达里，也许不如说你知道了一切：是的，我的生活是被一个梦幻所统治，这梦幻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词语很空泛的描写出来：它常常在我上面煽动。我有许多强烈的回忆埋藏在我的灵魂的深处，就好像那些风平浪静时看得见而被暴风雨支离破碎的飘到沙滩上的海产物一样。虽然为着表达这些意见所必要的工作包含有这些



以前的情感，这些情感忽然重现时曾给我不少的痛苦，如果在这封忏悔的信中有一些可以伤害你的芒刺，请你记住：如果我没有听你的话，你是曾经恫吓过我的；所以，请你一点儿也不要责罚我的服从。

如果这忏悔的结果，我发现你的爱情减低了，我之偷生于损失最后的幸福之后，并不比年青人之偷生于毁灭最初的希望之后为甚。可是，我真发了疯了！爱情难道还忧虑犯罪吗？我希望我的亲密能够增加你的温柔。为什么今天我却变成了一个“也许”的牺牲品呢？三十岁的人都是懈怠的，他们不提出条件，他们接受条件。啊！人们只能够在经验过最后的爱情时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我们的真正情感是产生于四十岁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我们知道测量我们的损失，然而年轻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生活上的利益。亲爱的，恕我说了这些话，这些平静了的风涛的最后的咆吼。

晚上见。

菲力士

一八二七年八月八日于巴黎



第一章 两个童年

总有一天我们必得写一首最动人的挽歌，画一幅灵魂中的冷静的悲哀的图像，这灵魂的温柔的根源还只碰到家土中的坚硬的砂石，这灵魂的最初的嫩叶已经被怨恨的手给折毁了，这灵魂的花朵正当它开放的时候就被冰霜冻僵了。然而我们得有哪一种眼泪滋养出来的天才呢？哪一个诗人能够告诉我们儿童的嘴唇吸吃苦奶时的苦痛，他的微笑被严厉的眼睛发出来的吃人的光焰所压制时的悲苦呢？代表这些被四围的人物为着要发展他们的感情而加以压迫的可怜的心田的虚构的图像就是我的童年的真正的历史。我这新生的儿童，我能够伤毁哪一种虚浮呢？我母亲的冷酷所给我的的是哪一种的物理的不幸或精神的惨剧呢？我是不是一个欠债的儿童、一个偶然降生的儿童，或一个生下来就被人咒诅的儿童呢？

寄养在乡间，三年的时间被我家庭所忘却，当我回到我父亲的家中时，我在那里所依靠的东西是太少了，我也就在那里受到一般人的怜悯。我不认识有什么情感，我不认识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从这最初的失落中自拔出来的偶然的幸福；在我家里，孩子们是无知的，大人们也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哥哥和我的两位姐姐不但不能够柔和我的命运，而且是给我许多苦头吃，来寻开心。儿



童们用来隐蔽小罪过，而能够教他们知道光荣的儿童联盟在我是一点儿也没有的；不但是这样，我常常是因为我哥哥的过错而被责罚，然而我却没有反抗过这不公道的权利。这难道是儿童式的谄谀指导了他们如何使我得到苦恼的虐待而保持同样可怕的母亲对于他们的宠爱吗？这难道是他们的摹仿性的一个结果吗？这难道是因为他们有比试力量或缺少同情心的必要吗？也许是这些原因合在一起才夺去了我的同胞的情谊。因为生来就得不到什么温情，我什么也不能爱，然而我却天性是多情的人！一个天使要收集这种不断被拒绝的感情所发来的叹息吗？如果在某些心灵之中，被误会的情感要变成怨恨，可是在我的心灵之中，它们却集结在一起，在那里挖出一道河床，后来就是从那儿涌灌在我的生命之上。随着性格，战栗的习惯松弛了筋肉，产生了恐惧，而恐惧也就迫着屈服。于是脆弱就把人毁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就给人变成了奴隶。但是这连续不断的苦恼就使我习惯于另外发展一种力量，由于练习而长大起来，并且预先使我的灵魂能够有道德的反抗。正如殉道者等待新的打击一样，我等待着新的痛苦，我的整个灵魂不得不表达出一种忧郁的忍受，儿童的韵致、儿童的活动都因此而窒塞。这种态度就变成白痴的症候，我母亲也就用此来证明她对我不祥的预卜。这种不公道的真确性在我的灵魂中很早的就激动了我的傲性，这理性的果实无疑的就阻止了一切同样教育环境所鼓励的坏癖性。

虽然我被我的母亲所抛弃，有的时候，我却是她的细心的对象。有的时候她也居然谈到我的教育问题，而表示她对于我的关心；当我想到每天和她接触时所生的扰乱，我就大为战栗。我祈求我的孤单，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能够在花园里玩石子、观察昆虫、仰视苍天。虽然隔离的生活使我走进了梦境，一次的探险却使我养成了默想的气味，这探险可以给你描绘我的最初的不幸。



人家对我是这样的漠不关心，保姆就常常忘记让我睡觉。一天晚上，静静的躲在无花果树下，我用这种摄获儿童的奇异的感觉来观察一颗天星，我的早熟的悲哀又给这种感觉加上了一种神经质的知识。我的姐姐们都在嬉戏，叫唤；我听着她们的深远的喧闹就好像是我的思想的伴奏一样。声音停止了，黑夜降临了。偶然间，我的母亲发觉我不在。我们的保姆，这位可怕的卡落林小姐，为着避免责骂起见，就利用了我母亲的错误的观念说是我对家庭有一种厌惧的心理，说是如果不是她非常注意的看着我，我早就已经逃走了；说我非但不是傻子，而且是阴险的人；她所看护过的孩子就没有碰到有我这样坏脾气的。她装着来找我，她叫我；我回答；她知道我在那儿，就来到无花果树下。

“你在那儿干吗？”她对我说。

“我看一颗星。”

“你不是看星，”在阳台上面听着我们说话的母亲说，“你这年纪懂得天文吗？”

“啊！太太！”卡落林叫着说，“他放开了蓄水池的龙头，花园都成了水灾了。”

这是一般的怨声。我的姐姐们把龙头放开玩，来看看水是怎么样的流，可是，因为被突如其来的一道喷水淋了一身，她们吓坏了，没有来得及关好龙头就逃走了。硬说是我发明了这个轻佻的举动，当我否认我的罪过时，我又被人家责备为撒谎，因此也就受到了极乎严厉的责罚。这却是最可怕的刑罚！人家嘲笑我对于天星有爱情，我母亲也就禁止我晚上停留在花园里。暴虐的禁止刺激儿童的感情是比大人的感情更为厉害的；儿童比大人更死想着被禁止的东西，这东西后来也就给他一个不可抵抗的诱惑性。所以我也常常鞭策着我的天星。因为不能信托任何的人，我就用这愉快的内心的呀声对它诉说了我的悲痛，儿童用这种呀声来糊



涂的表达他的思想就好像他新近用呀声来说话一样。十二岁的时候，在学堂里，我还用不可言喻的欢心来默想天星，生命开头时所接受的印象就给心田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查礼比我大五岁，他那时候是个美丽的儿童，就好像他现在是个美丽的大人一样。他是我父亲的宠爱，我母亲的心肝，家庭的希望，所以是家庭的君王。他是很壮健的，他有一个教师。我是瘦弱而多病的，五岁的时候我就被人家送到城里的一个宿舍里当通学，由我父亲的随身侍仆早上带去、晚上带回。我去的时候带着一个没有多少东西的饭篮，而我的同学们却带着非常丰富的食品。这贫富的比较给我产生了成千的苦痛。著名的杜尔的切块猪肉和小块猪肉，就形成了早晨的早点和晚上我们退班回家时家中所吃的晚饭之间的中饭的主要成分。这种烹调的办法是一些好吃的人所喜欢的，然而却少见干杜尔权贵家庭的饭桌上；如果我在送到宿舍之前听到人家说到它，我一定不会见到在面包上能够给我搽上这棕色的果子酱就认为是幸福；然而它并不是宿舍中所常有的，我的羡慕也并不是不强烈，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意念，好像是门房所烹调而能够满足她的酱肉给巴黎的一位公爵夫人所产生的欲望一样。儿童们可以从眼光中猜出人家的羡慕，就好像你从那里读出爱情一样；我因此也就变成了人家开玩笑的材料了。我的同学差不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就来给我排场他们的优美的切块猪肉，问我知道不知道怎么制造，知道不知道在哪儿卖，为什么我没有。他们舐着嘴唇来夸耀他们的小块猪肉，这用脂油煎爆，类似煮过的香菇的猪肉碎块；他们检查我的饭篮，只找到一些奥里微干酪，或者一些干果子，他们就用这句话来刺杀我：“你什么也没有吗？”这使我懂得如何去比较我的哥哥和我之间的待遇的不同。

我之被人抛弃，和他人的幸福，这两者之间的对比玷污了我



的童年之花，萎谢了我的青鲜的少年时代。第一次受了虚伪的善意的欺骗，我伸出手来接受用伪君子的神气给我送来的糖果，骗我的人就在预见这结局的同学的笑声中缩回了他的果子饼。如果最特出的精神都可以接近于虚荣，一个眼看着被人嘲笑，被人侮慢而痛哭的儿童怎么能够避免它呢？在这样的开玩笑之下，多少的儿童是变成了好吃、摇尾乞怜而怠惰的！为着免除虐待，我奋斗着。失望以后所有的勇气使我变成一个劲敌，然而我是怨恨的对象，而我也始终没有反抗背逆行为的资料。一天晚上，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在背上受到了一个满包着石子的手巾的打击。当侍仆很严厉的要给我报复，把这桩事告诉我母亲的时候，她却叫起来说：

“这该死的孩子只给我们苦恼！”

在那里，我也找到和家中一样的摈弃，于是我也就对我自己起了疑惧之心。在那里就像在家中一样，我也退缩。这第二次的下雪使我灵魂中的种子不能及时长大开花。我眼看得被人疼爱的都是一些放逸的狡童，我的骄傲也就根基在这个观察之上；我单独的生活着。因此，我就继续着不能倾吐我这粗大的可怜的心田的情感。眼看着我自己总是忧郁的、被人怨恨的、孤独的，我的先生就证明了我的家庭认为我的性格恶劣这个错误的疑惑。在我知道写字和读书之后，我的母亲就把我送到彭特利瓦去；彭特利瓦是一些辩论家所指导的学校，他们招收和我同等年龄的儿童，编在名叫做“不文”的一班中，在这班中还有一些较迟开发知识甚至于不能学习最初步的教育的学生。

我在那里住了八年，一个人也见不到，过着褫去公权的人的生活。这是怎么样生活的呢？为什么这样生活的呢？我每月只有三佛郎的消闲费，这数目仅仅够得购买我所必要的笔、刀子、按尺、墨水和纸张。所以既不能购置高跷，也不能购置跳绳或其他



任何学校中所必须的娱乐玩具；我是离开了一切的游戏；为着能够参加玩耍，我不得不趋奉富裕的同学，不得不阿谀同班的强有力的。儿童最容易做的最小的卑劣行为都使我的心脏跳悸。我逗留在一棵树下，迷留在惨痛的梦境之中，我在那里阅读每月图书馆员给我们分发的书。在这怪异的孤独生活的深处隐存有多少的悲痛啊！我的被摒弃给我产生了怎么样的忧郁啊！想一想当第一次发奖而我得到论文奖金和翻译奖金的时候，我那温柔的灵魂是如何的感受！当我在欢呼和乐声的中间走到讲台上来接受这奖金的时候，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来庆贺我，然而台下却填满了全体同学的家长。按照惯例，我应当接吻颁发奖金的人，然而我却急速的跑到他的怀中，沉埋在眼泪之中。那天晚上，我把我的奖状扔在火炉里边烧。那些家长在发奖之前练习仪式的一星期中就住在城里，而我的同学们那天早上也很快乐的搬走了，然而我的父母都离开我很远，我却和海外的人留在庭院中，所谓海外的人是对那些家在岛上或外国的学生们而言。晚上在祈祷的时候，这些野蛮人就在我们面前吹嘘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所吃的大宴。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不幸是如何的在我的社会环境中增大了起来。

我难道没有力量去消除那罚我一个人生活的禁锢吗？好久以来，和千般的灵魂的兴奋一同怀在心中的有多少的希望，然而却于一天之中整个的毁灭了！为着要使我的父母来到学校里，我曾给他们写过满充着情感的信，也许是特别重情的表达我的思念，然而这些信难道没有让我得到我母亲的责备吗？她用嘲笑的态度来咒骂我的文体。我并没有气馁，我给我父亲和我母亲提出条件，只希望他们能够来；我恳求我的两个姐姐陪着他们来，我乘着她们的节期和生日，用可怜的被弃的儿童严肃和失望的坚忍的态度来给她们写信。将近颁发奖金的日子，我双倍表达了我的祈求，我谈到我所预料到的胜利。失望的听不到我父母的消息，我用激



发的心来等待他们，我对我的同学们预告他们的来临；家长们来的时候，当叫唤学生的门房的脚步回响在庭院的时候，我的心脏就像病人一样的跳动着。然而这位老头儿就永远没有叫唤我的名字。

当我自责于我那被人咒诅的存在的日子，听我忏悔的教士就给我指示了那灿烂的照耀着救主的快乐所允许的光荣的上天。当我第一次领圣体的时候，我就投身于神秘的祈祷的深渊中，使年青人精神愉快的宗教思想、所有的道德的幻想在引导着我。被信仰所激动，我祈求上帝为我重新演出我在《殉道者名录》中所读到的动人的神迹。五岁的时候，我飞往天星之中；十二岁的时候，我去敲打教堂的门。我的默坐使我在心中孵化出不可言状的思念，充满了我的想象，丰富了我的柔情，增强了我的思想机能。我常常认为这些超卓的景象是来修整我的灵魂，使它走到神圣的命运的上帝所有的：这些景象使我的眼睛能够看出事物的真切的精神；它们把我的心转向到那些给不幸的诗人（当这诗人天生赋有比较现实和想象的能力时）做出他所得不到的特异的事物的巫术；它们在我的脑筋中给我写下了一本书，我可以在那里读我所要表达的思想；它们给我的嘴唇放上了能够出口成章的源泉。

我的父亲对于辩论者的教育有些怀疑，他来把我从彭特里瓦召回，把我送到巴黎一个大沼旁边的学校。考察我的能力之后，也就证明了彭特里瓦的修辞学家是第三流的人物了。小学和中学的痛苦又在新的形式之下重现于我在黎毕德家中的寄宿生活中。我的父亲不给我钱。当我的父母知道我有的吃、有的穿，能够生吞拉丁、活剥希腊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一切都解决了。在我的中学生活当中，我认识了差不多一千的同学，然而我却没有碰过一个例子，是和我同样被人所漠视的。过度的忠心于布尔崩王朝，黎毕德先生曾经在保王党想要从古寺劫走马利·安多恩尼特王后



时和我父亲发生了一些关系；他们现在又认起了交情，黎毕德先生自信有补偿我父亲的遗忘的必要，然而他每月所给我的数目是太少了，因为他不知道我家里人的意向。

寄宿舍是设立在古老的安乐大楼中，在那儿就好像在一切的古贵住宅一样，也有一间瑞士房。当“走仆”带我们到查礼曼中学去之前，大家休息的时候，豪富的同学们就跑到我们的门房多瓦西房子里去吃点心。黎毕德先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忍受了多瓦西的买卖，他是真正的走私贩，是学生们有兴趣爱护的：他是邪道的秘密的保姆，是迟晚回舍的人的心腹，是租阅禁书的人的中间人。喝一杯奶油咖啡是贵族的滋味，因为在拿破仑的统治之下，殖民地的食品的价格是过度的昂贵的。如果在父母家中用一些糖和一些咖啡就算是奢侈的话，在我们之中他却有一种虚荣的优势，让我们产生了嗜欲，如果摹仿的倾向，如果饕餮的食欲，如果时髦的传染并不够满足的话。多瓦西让我们记账，他给我们提议向姐姐们、姑娘们去要钱，她们要证明学生们的名誉，一定会还付欠债的。很久的时间之内，我都反抗着小食堂的诱惑。如果我的审判官知道诱惑的力量，知道引导我的灵魂倾向于苦行主义的那些英勇的心愿，知道在我长时期的反抗中所有的剧痛的话，他一定要拭干我的眼泪而不会使我啼泣。然而，我是一个孩子，我能够有这样的伟大的灵魂，来轻视他人对我的轻视吗？也许我也能够感觉出我已经被许多的社会罪恶所波及，这些罪恶的力量已经因为我的羡慕而加强了。

第二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来到巴黎。是我的哥哥告诉我们他们的到来的日子：我的哥哥早就住在巴黎，然而却一次也没有来看我。我的两位姐姐也来旅行，我们要一同参观巴黎。头一天，我们跑到王宫去吃饭，为着能够很方便的到法兰西剧院去。虽然这出乎意料之外的节日使我沉醉了，我的快乐



却被一阵风波打散了，这风波是这样快的给惯于不幸生活的人一个印象的。多瓦西恫吓我，说要自己到我父母面前去要债，所以我不得不向我父母要求以偿还我短他的一百佛郎的债。我想出一个方法：叫我哥哥来当多瓦西的翻译官，来传达我的追悔，来做我的求恕的中人。我的父亲有赦免我的意向。但是我的母亲是无情的，她那深蓝色的眼珠使我惊呆，她用可怕的预言来叱咤我。

如果十七岁以后，我还是这么样的鲁莽，我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我真的是她的儿子吗？我要去毁坏我的家庭吗？我是不是要一个人单独的留在家中？我哥哥查礼所企图的事业不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资产吗？这资产不是已经由于他对家庭的光耀而给他留下，而我不是家庭的耻辱吗？我的两个姐姐没有嫁妆可以出嫁吗？我难道就不知道金钱的价值和我所花费的数目吗？糖和咖啡在教育之中有什么用处呢？这样的行为，不是要学会一切的罪恶吗？

马拉和我比，简直是一个天使。当我受到这给我的灵魂带来成千的恐惧的激流的打击时，我的哥哥把我送回我的寄宿舍；我丢了普罗风兄弟菜馆的一顿饭，失了观看达尔马演《不列颠人》的机会。这就是十二年久别之后我和母亲会见的情形。

当我修完人文的课程之后，我的父亲把我留在黎毕德先生家中，受黎毕德先生的保护；我得学习超验的数理，念第一年的法律功课，开始我的高深的研究。寄宿在人家的房子里，不必到班上课，我相信我和悲惨是休战了。然而虽然我是十九岁的人了，我的父亲还继续着当时送我到学校去的办法，不给我零钱花，而使多瓦西做了我的债权人。我没有多少的钱，在巴黎没有钱能做什么呢？况且我的自由是很巧妙的被人压制了。黎毕德先生叫一个宿舍走仆陪着我到法学院去，把我交给教授手中，然后又来接我走。巴黎很自然的吓了我的父母。小学生们总是秘密的在他们的寄宿舍中关心着小姐们所关怀的事儿；不管做什么，小姐



们总是谈到情郎，而男学生们也总是谈到女人。可是在巴黎，这个时代同学们之中的谈话都是涉及王宫所表现的东方式和苏丹式的世界。王宫是一个爱情的金屋，在那里每天晚上流转着铸好的金币。在那里最纯洁的怀疑停止存在了，在那里也可以停止我们所燃烧着的好奇心！王宫和我，我们是两条互向的渐近线，然而却不能够相遇。这是命运如何使我的诱惑失败的情形。

我的父亲把我介绍给一位住在圣路易岛上的舅母，我每星期四和星期日都得到那里去吃饭，都是黎毕德夫人或黎毕德先生带我去的，他们每星期这两天都出门，晚上回来的时候就来舅母家带我回去。这是最简单的休息！李斯杜麦侯爵夫人是一位有地位的贵夫人，她向来就没有想到给我送一个厄古钱来。像大教堂那样的老迈，她装饰得和纤丽物一样。穿得非常的华奢，她住在她的大楼中，就好像路易十五世还没有死去一样，她只看见年老的妇人和一些绅士，过时的社会，在那里，我总以为是在墓园的当中。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我也没有感觉到有首先开口的力量。敌忾或冷酷的视线使我对于我的少年时代起了耻辱之心，这年青人在一切的人看来都好像是很讨厌的。我之所以能够逃之夭夭也就是因为了这种被人漠视的情况，我自己饭一吃完就巧妙的飞逃到木廊里去。只要我一参加打魏斯特纸牌，我的舅母就不再注意我了。她的随身侍仆约翰并不大在乎黎毕德先生；然而这讨厌的宴席总是因为颞骨的老朽和假齿的破损而不幸的延长着。最终，一天晚上，在八九点钟之间，我已经爬上了扶梯，心脏和毕安卡·卡白露逃走时一样的跳动着；然而当瑞士卫士给我拉绳子的时候，我看见街中有黎毕德先生所雇用的马车，听见了这位好好先生用那急喘的声音来问我。三次了，偶然的巧遇都不可避免的插进了王宫的地狱和我的少年时代的天堂之间。当我觉得二十岁尚是无知而决定冒着一切的险去消除我的无知的那一天，当我失



陪黎毕德先生上车的时候——这在他是个不容易的动作，因为他是和路易十八世一样的肥胖的，他的脚是弯曲的——好，我的母亲坐着邮轿来了！我被她的眼光看得愣住了，而呆呆的停留着，就好像站在长蛇前面的小鸟一样。怎么这样巧碰着她呢？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

拿破仑发动了他最后的机谋。预料布尔崩王族复位的父亲就来教导我的哥哥，那时候我的哥哥已经被聘在皇家外交界中任职；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一同离开了杜尔。我的母亲负责来带我回到那边去，因为可以免得我有被认为机巧跟随敌人步伐的危险，这危险是威吓全京城的。

几分钟之内，我就被人从巴黎架走，这正是我的巴黎生活将要告终的时刻。压制的欲望所激发出来的不断的幻想所生的愁苦和恒定的缺乏所苦恼的生活的烦扰就迫着我投身于学问的研究，就好像前时厌倦于命运的人们隐遁到修道院里去一样。在我看来，研究学问就变成了一种羡慕，这种嗜欲能够使我变成定命的，在年青人应当从事于青春的性情所接近的蛊惑的活动里把我自己禁锢了起来。

这年青时代的小图形可以使您想到多少的挽歌，为着解释年青时代对于我的将来的影响，这小图形是必要的。受了这么多病态的事件的影响，过了二十岁，我还是很小、很瘦、很苍白的。我那满充着欲求的灵魂总是和外表很脆弱的身体斗争着。不过这身体，根据杜尔一位老医生所说的话，最后却和铁一般的气质相混合了。儿童的躯壳，老年的思想，我念了这么多年的书，我做了这么多的冥想，我居然能够以玄学的态度来观察人生，在我看见人生隘道中的崎岖和人生的沙砾的平原时来观察人生的高处。在这宝贵的时期之中，我也有不少的偶然的烦恼，这时期发生了许多初次扰乱灵魂的事故，它们唤醒灵魂趋向于肉欲，一切都是